

呂語集粹







粹集語呂

輯一會尹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粹集語呂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輯者 尹會一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E九三九

張

呂語集粹序

呂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學。明體達用之書也。而呻吟語爲最。余反復玩味。見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內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願先生自謂呻吟病聲也。病語狂。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然則先生平日之語。自刪已多。蓋惟其精。不惟其富矣。今夫藥之爲物也。砭砩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力。然雜於參苓蒼朮之間。用以養生。而擇之不精。違爲嘗試。鮮或不誤。讀呻吟語。而集其粹。謂是對症之藥。殊不在多。亦猶先生之意也。嗟夫。余之善病亦久矣。病而弗覺。覺而復病者。亦屢矣。讀先生之語。能無汗下乎。自今以往。尙鑒於折肱良醫。時時自藥也。因與監司黃君約取成編。用付剞劂。世有同病者。倘亦樂聞先生之病聲焉。其於修身治人之道。蓋庶幾矣。

乾隆三年秋七月博陵後學尹會一題於大梁使院

呂語集粹卷一

道體

清 博陵尹會一輯

輕清之氣爲霜露。濃濁之氣爲雲雨。春雨少者。薰蒸之氣未濃也。春多雨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多雨者。薰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氣之常耳。至於有霖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則數年總計也。蜀中之漏天。四時多雨。雲中之高地。四時多旱。吳下之水鄉。黃梅之雨爲多。則四方互計也。總之一箇陰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此以陰陽氣化而言。若論人事。則修德誠民。感召天和。又實在君臣。不可委於有餘不足之數也。

陽道生。陰道養。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

一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薰蒸而成暑。或曰。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木漸生火。蓋陰陽

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絕。父母死而子始生。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即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成遂。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已。惟漸故無迹。

冬者。萬物之夜。所以待勞倦。養精神者也。春生夏長。秋成而不培。養之以冬。則萬物之滅久矣。是知大冬嚴寒。所以仁萬物也。愈嚴凝則愈收斂。愈收斂則愈精神。愈精神則發生之氣愈條暢。辟之人須要安歇。今夜能熟睡。則明日必精神。故曰。冬者。萬物之所以歸命也。

冬者。一年之夜。夜者。一日之冬。推之無時無物不如此。皆靜象也。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則靜固靜。動亦靜。惟其能息。是以不息也。自涵養用敬之說出。則主靜之學。更見把柄。自強不息。無非保合之時矣。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

中之一字。雖天地萬物。一時離他不得。天地失中。陰陽舛錯。萬物失中。形氣損傷。差毫釐。便有毫釐微驗。是以聖人執中。以爲天地萬物極。除卻一中字。世間更無道理。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卻尋出甚高難行之事。元冥隱僻之言。怪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才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閎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鶴氅。無補饑寒。反生奇病。悲夫。

中是千古道脈。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元至妙之理。余歎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穢默，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底堯舜。

呻吟語微言全在此等處，可以破除後人好高說等念頭，而功夫得所持領矣。

今古紛紛辯口，聚訟盈庭，積書充棟，皆起於世教不明，而聰明才辯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輕重者，爭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一門人向子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子曰：此等語子亦能勦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說話，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能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撇數沒總數。

此卽中庸道不遠人，素位而行兩章之旨，迨至自謙而達，自卑而高，而鬼神之爲德，始可得言矣。

近世之論，無著書者卽不得爲理學，以其於性命無所發明也。不知顏閔輩有何著作，而見稱於孔子，首列於四科耶。正學不明，穿鑿好異，欲求精，適形其粗，終其身，在道外耳。讀此語可以息曠，可以入門。

問學

學問之功。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

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其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雲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悠。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況於人乎。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悟能頓。成不能頓。如登山登塔然。其頂一望可見。但須步步上前。方可到頂。所謂知易而行難也。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沈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高宗恭默思道。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高宗知以心得爲精。傳說又告以典故爲據。其卽夫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旨與。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與古人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只在存心。其工夫又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閑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攔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古人言學問者多矣。莫詳於康誥敷言。欲其敬述文考矣。又欲其選求殷先哲王。欲其遺思商之考成矣。又欲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而終之以安於天德。裕乃身。禮零合整。安於天也。浹洽暢快。裕乃身也。

聖賢千言萬語，經史千帙萬卷，都是教人學好，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即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俗人，或更汙下，即將蒼頡以來書讀盡，也只是箇沒學問的人。

學以學爲人也。問以問所學也。今人若於初上學時，便將此二字解得，真不患書自盡我自我，而可望其成人矣。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真學。真養，勉強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實做工夫人，再休向人講。與世俗人講，則掩口而嗤。與異端人講，則矢口而辯。惟與志同道合之人，爲寂修默成之學。此是真功夫。實學問。若好學者就問，慕道者相依，則不妨千言萬語與之講說也。

先生休向人講之說，極得古人閉修之旨。然有三種人不在此限內。曰君。曰父。曰師。此三者居高明之位，上帝與我以覺世屬民之權。所當千言萬語與之講說者也。推而言之，公孤以至一命。佐君者也。叔伯長兄。佐父者也。朋友而居前輩。佐師者也。其道亦然。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幼學壯行，是大體用。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明體如磨鏡。適用如照鏡。明體如刻圖章。適用如印圖章。中庸發而皆中節。這箇節都藏在未發內。是中字的影子。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沈默者無陰險之術。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學陶以九德觀人。后變以四德教士。皆因其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漢書中如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寬闊少見者。戒於太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慈溫良者。戒於無斷。滿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數語亦精神無疵。學者合而觀之。俱爲崇德之助。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揀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義理之性。無有不善。氣質之性。不能無偏。學問之道無他。變化氣質而已矣。變化之道。先立其大。則道心爲主。而百體從令。仍不外孟子求放心之旨也。

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子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鷹虞之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觀禽獸而得吾師矣。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芳。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緇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真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節。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山之鎮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槩之平。度之能較。短長。筵之卷舒。蓋之張弛。網之綱紀。

橫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先生之語人也切矣。以愚論之。易經六十四卦。皆以天地萬物爲師。蓋人之德性。天地之所賦。而萬物之所同稟也。夫子於大車傳國舉一隅矣。然惟成德之士乃能之。非所以教初學也。學者先要立一箇主善爲師之志。於每日待人接物時。見一件好事不放過。聞一句好話不放過。下至執鞭之士。可以吾道路之短長。負販之人。可以詢物價之貴賤。則零星合璧。無非上聖之經綸。融治貫通。俱是六經之芳潤矣。

存養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償天下之事。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卽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常使精神在心目間。便有主。而不眩於客感之交。只一昏昏。便是胡亂應酬。豈無偶合。終非心上經歷過。竟無長進。譬之夢食。豈能飽哉。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底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事。就有箇理事底道理。以至怨怒笑歌。傷悲感歎。顛盼指示。咳嗽涕洟。隱微委曲。造次顛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時時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尙求合則。彝倫大節。豈可踰閑。故始自垂髫。終於屬纊。持一箇自強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己之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曰。有要乎。曰。有其要。只在存心。心何以存。曰。只在主靜。只靜了千酬萬應。

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存心致知。原不容偏廢。但存心可以該致知。而致知不可以該存心。故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以主敬爲靜。更有下手處。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素其位而行。遭位字若看得活。顏子問爲邦。陋巷而具王佐之才。孔子作春秋。匹夫而行天子之事。此方是素質賤行乎質賤。

口有慣言。身有誤動。皆不存心之故也。故君子未事前定。當事疑一。識所不逮。力所不能。雖過無媿心矣。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不存心者。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慎密。自無過差遺忘之病。孔子曰。敬事。樊遲粗鄙。告之曰。執事敬。子張意廣。告之曰。無小大。無敢慢。今人只是懶散。過差遺忘。安得不多。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或不及。或悖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正鵠。而後開弓。矢矢中的。細量分寸。而後投針。處處中穴。此是真正體驗實。

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沈靜。沈靜了發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坐如尸。立如齋。儼若思。目無狂視。耳無傾聽。此外景也。外景是整齊嚴肅。內景是齋莊中正。未有不整齊嚴肅而能齋莊中正者。故檢束五官百體。只爲收攝此心。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聖人教人。先從有形有象處做起。蓋內外交養。乃爲敬用之全功。然能檢束五官百體者。究在乎心。故曰。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閑正。此謂真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沈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沈靜。真沈靜底。自是慳惶。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余平生處人處事。激切之病。十居其九。一向在這裏克。只恁消磨不去。始知不美之質。變化甚難。而況以無恆之志。不深之養。如何能變化得。若志定而養深。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夭禍福。無不皆然。攝急者可以思矣。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熄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離之象詞。畜牝牛吉。離火也。其德剛烈而光明。牛則順矣。牝牛則順而又順矣。順而又順。聖人非示人以定火之旨與。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爲之事。來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難說不是義氣。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平居時有心。訥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哀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沈文憲公曰。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陸放翁詩。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人生百年。寢居其中。則晝之所爲。與夜之所夢。常相等矣。此應是學者考驗中大節目。

進德莫如不苟。不苟先要箇耐煩。今人只爲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不爲。其始皆起於一念之苟也。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著力。而或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得存誠。

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情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有病卽有藥。知病卽是藥。存心著力四字。卽無價之藥。而無名之醫也。節錄補遺云。

呂語集粹卷二

省克

每日默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如此。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得甚麼事。到頭成箇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醒。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夜氣清明時。都一分曉。著迷處。便思不起。沈溺者。可以返矣。

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全在思不起時上著力。易言望慙。朱子謂用道理塞住他。如船漏水入。須用物塞其空處。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聖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自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瞶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卻有所爲。這又是舜中瞶。漸來漸去。還向瞶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劉敬山先生紀過格。一曰微過。獨知主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過。五倫主之。五曰諸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爲衆惡門。以克念終焉。微過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工夫吃緊在微處得力。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尙未死也。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有惻隱之心者。必有羞惡。故孔門以求仁爲主。所以充其不忍之良心也。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到。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

余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清水之魚。繼發即見。小發即覺。所以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浪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只是心不存。養不定。

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閑時慵懶。忙時迫急。迫急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閑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腳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臆關頭。死生歧路。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謹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者。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甚麼降伏得此二字。曰勤慎。勤慎者。敬之謂也。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人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著力。便是穴上著針。癢處著手。

學者視人欲如寇讎。不患無攻治之力。祇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故制人欲在初發時。極易剿捕。到那橫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纔得濟事。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之內。許多荆棘卻自容得。

纔有二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自滿之有。故盛德容貌若愚。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德不怕難積。只怕易累。千日之積。不禁一日之累。是故君子防所以累者。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卽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箇真實心。驟發一箇僞安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己。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修身

稠衆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同萌愛敬之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不可不謹。

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做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喫力過失。走出這箇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見道遠而力不前。急芸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

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記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

謂之易幾。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甯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志。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也昏昏蕩蕩。四支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事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儉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乎。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要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根腳站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心雜。譬之衆人胥溺。一人纔就岸上來。數人挽其足而陷之。苟非強有力者。欲自振拔。難矣。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見勞倦。一衰歇便難振舉。是以君子常提醒精神。不令昏耗。役使筋骨。不令怠惰。懼振舉之難也。

孟子論歷聖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厲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擔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女王利子寡妻。大舜利子二女。皆閨門之事可傳。近習之人起敬者也。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思者。貌深沈而言安定。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揚而語急速。若湧若懸。半踏半晦。雖有得焉者寡矣。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箇該多說底話。

輕信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寃。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寃。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寃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惟清議能明律令之寃。惟聖賢能反清議之案。孔孟是也。使春秋無孔子。則顏淵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閨人。戰國無孟子。則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唯君子乎。

青天白日。離德也。履薄臨深。坎德也。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內離外坎。六爻得位。既濟之象乎。

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爲光明矣。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事之政。

事務須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辯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道。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況又勸汝當廉。況又責汝如何貪。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其當諱者。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只竟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自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卻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箇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過罪。卻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決不怨尤。怨尤底人。決不肯自責自盡。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拘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余有責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否。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大過也。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卽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人謂無過。余其大過哉。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賊。回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這卻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賊自待也。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顯足。這不是了卻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恥者也。而世願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之藉也。故惟處順境爲難。只是常有懼心。退一步做。則免於禍。

揚子。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安溪先生謂揚子發明豐卦之旨。夫雷火合而爲豐。此天地功用最盛處。天地之豐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侯。奚啻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惰。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自家才德自家明白底才短德微卽卑官薄祿已不相負若已踰涯淡而缺望無窮卻是難爲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

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底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底學者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是不成人處在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

萬物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只爲安居衣之設只爲蔽體食之設只爲充餓器之設只爲利用妻之設只爲有後推此類不可盡窮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推而廣之。天與我以聰明。只爲明道。天與我以精力。只爲修德。天與我以壽考。只爲任重而道遠。天與我以富貴。只爲致君而澤民。皆本意所在也。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瑣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間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年人爭英俊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先

達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器識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視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悶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頭。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世上沒箇分外好底。便到天地萬物育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得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人都有不是。余甚恥之。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規模先要箇極大。意思先要箇安閑。古之人約己而豐人。故羣下樂爲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故己不勞而事極精詳。福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然後可以進退古今。權衡道法。可以成濟世之業。可以建不世之功。天下事只怕認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若認得真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惡。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卽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將事而能引。遇事而能掇。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郡陵之勝。范文字憂而所死。艾陵之勝。伍子胥料其必亡。楚師屢敗。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吳國未平。羊叔子曰。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此如醫道然。常人以肥瘠爲憂喜。醫者以脈理決死生。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只擊定一箇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星命。或曰。趨吉

避凶保身之道。曰：君父在難，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而趨吉避凶可乎？或曰：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君無乃專明於義理乎？曰：有可奈何時，正須審時因勢，時勢亦求之識見中，豈於讖緯陰陽家求之耶？或曰：氣數自然亦強做不成。曰：君子所安者義命，故以氣數從義理，不以義理從氣數。富貴利達則付之天，進退行藏則決之己，或曰：到無可奈何時，何如？曰：這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扁鵲之道當如是也。若屬纊頃刻，萬無一生，偶得良方，猶然忙走灌藥，孝子慈孫之道當如是也。

道有箇當然，有箇自然，當然是屬人底，不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幹去，自然是屬天底，任你踴躍咆哮，自勉強不來，而世之迷者，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卻將當然底全不著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只把此二層看得真，守得定，有多少受用處。

先天後天兩圖，皆以南方爲尊位，先天圖乾居尊位，乾天也，人不致犯焉，所以示人安命之學也，後天圖艮居尊位，離心也，天不能主焉，所以示人立命之學也，此條云，道有箇當然，後天是也，有箇自然，先天是也，不安命者替天忙，不立命者棄人道。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爲愚也。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真善真惡在我，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

好政有善。其惟周公乎。漢書一起。曰。我之弗。我無以告我先王。夫公非長流。而。為先王之宗社而。亦。公。為。

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黠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轆軻之為祥。則可與言道矣。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困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為鑑為尺為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歎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為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為。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識見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十七致仕。蓋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風生之少年為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為老成。則誤矣。鄧禹沈毅。馬援嬰鏢。古誠有之。豈多得哉。

以好事為勇往。以畏事為老成。是非未明。公私幾無以辨。其如以分善為權衡。分所得為義所當為。雖老成不宜退縮。不然而。少年不得輕舉。明乎此。可以自處。可以觀人。

呂語集粹卷三

倫理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強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爲怨滋深。古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爲寇讎。皆坐責之一字耳。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斃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困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夔夔齊栗。慎之至也。故瞽瞍亦

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也。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尙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勵。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若言

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

處人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而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

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人也。前車當關。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爲人也。而實自爲也。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用之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

人體人而後怒人。

凡處人不係確然名分。便小有謙下。不妨得爲而爲之。雖無暫辱。必有後憂。卽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居上不驕。民可近。不可下。

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卽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責善惡。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揀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何以責人。

自古大臣善於長善。教失者。漢推張良。唐推李泌。良常不肯先發。必待人先發其端。方以一言定其計。泌言必中款。又善於調停。不但此六戒不犯而已。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百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惡人故人甘於目棄。而視我也常讎。我之言必不入。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窮寇不可追也。逆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賁人到閉口捲舌。而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令其自新。方有趣味。是謂以善養人。

是衆人卽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應事

幹天下事。無以期限自寬。事有不測。時有不給。常有餘於期限之內。有多少受用處。據大摧堅。要徐徐下手。久久見功。默默留意。攘臂極力。一犯手。自家先敗。

幹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爲第一妙手。便是入神。譬之天地。當春夏之時。發育萬物。何等盛大。流行之氣。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豈無風雨雷霆。亦只時發聞出。不顯匠作萬物之迹。這才是化工。

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其才其守。小事自可見。若說小事且放過。大事到手才見擔當。這便是飾說。到大事定然也放過了。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定者而行之。卽形迹可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惱惱畏讖。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辯之何益。人若我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余性褊。每坐此失。書以自警。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己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歸諸人也。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密。憂深慮遠。營室者之正方面也。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有準於短而不準於長者。有合於上而不合於下者。有協於左而不協於右者。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然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之處天下事者。粗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面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之計。難矣。

士君子終身應酬。不止一事。全要將一箇靜定心。酌量緩急輕重爲後先。若應輟輟情。處紛雜事。都是一味熱忙。顛倒亂應。只此便不見存心定性之功。當事處物之法。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儘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安動邪。爲者宜慎。以至於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恆情多關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己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事多忽。忽大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番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值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於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假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遽。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恕敗。防其再也。

好問好察時。著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著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略無人己。

之嫌。此之謂能化。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

事休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卽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纔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呂語集粹卷四

居官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真味者。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聞見。及生平所欲爲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於君之付託。與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於功也。君子恥之。

人臣有二德。曰私。曰僞。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僞則彌縫粉飾。而實政墜。公法壞則豪強得以橫恣。貧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實政墜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何可不懲。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尙正直。今之居官也。尙媵阿。

爲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與卑。儘能笑人。不可不慎也。

器局小。是天分邊事。見識俗。是學力邊事。然學力充足。天分亦變化而開拓矣。

自家官靠著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跟腳。挺身自拔。此措紳第一恥事。若鐵錚錚底做將去。任他如何。亦有不顛躓。僇仆時。縱教顛躓。僇仆也。無可柰何。自是照管不得。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民之初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情相與焉爾。情不能無私。於是推一賢者而聽命焉。以制人之私情。此朝堂之所由立。而官府之所由設也。

罪不當笞。一扑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慎之。

以林皋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分錢。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

近日居官。動說舊規。彼相沿以來。不便於己者。悉去之。便於己者。悉存之。如此舊規百世不變。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有害於民者。悉掃除之。豈不是居官真正道理。噫。利於民生者。皆不便於己。便於己者。豈能不害於民。從古以來。民生不遂。事故日多。其繇可知已。

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痴呆也。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朱子注易事變說章。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無欲。不喜人奉承。公則生明。看得透是人的奉承。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污軟弱。不失爲小人。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驕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

余居官有六自箴。均循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未完令其自限。贖緩令其自催。詞訟令同鄉地自拘。小

事令同干證自處。官逸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山西臬司書齋。余新置一榻。銘於其上。左曰爾酣餘夢。得無有宵征露宿者乎。爾炙重衾。得無有抱肩裂膚者乎。古之臥八埏於襁褓。置萬姓於衽席。而後爽然得一夕之安。嗚呼。古之人亦人也。夫古之民亦民也。夫右曰。獨室不觸慙。君子所以養精。獨處不交言。君子所以養氣。獨魂不著礙。君子所以養神。獨寢不媿衾。君子所以養德。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案。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綻脣舌。渾如醉夢。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況居官乎。故察吏之道。無才猶可勉。無心斷不可恕。

世上沒箇好做底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蚤起。方為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為松柏生來便直。士君子窮居便正。若曰在下位。遇難事。姑韜光忍恥。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為兩截人。即既仕之後。又為兩截人矣。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過耶。

古人事業精專。志向果確。一到手便做。故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

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況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忠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卽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修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甚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於罷黜矣。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眞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

士君子到一箇地位。就理會一箇地位底職分。無道料時之久暫。而苟且其行。無期必人之用否。而怠忽其心。入門就心安志定。爲久遠之計。卽使不久於此。而一日在官。一日盡職。豈容一日苟祿尸位哉。

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卽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朱註云。聞聞和悅而諍。只一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悅。只欠一諍字。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琪璧。不暇計所從來。枉人多矣。

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況碌碌苟苟。久居高華。唐虞三代課官。是如此否。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夤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冊萬簿。何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爲下司增紙筆之孽。爲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爲當然。一細思之。可爲大笑。有識者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沖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恩。何者。嚴不賈。惠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真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抵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旣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

體故也。

唐以張良婦之故。而不立皇后。明以胡惟庸之故。而不立宰相。皆因一人而變大體者也。

關雎是簡和平之心。鱗趾是簡仁厚之德。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民。

先王爲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得天下治。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至於制度文爲。不必一一復古。有好古者。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譬之刻木肖人。形貌絕似。無一些精神貫徹。依然是死底。故爲政不能因民隨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輒紛紛更變。驚世駭俗。紹先復古。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意念雖佳。一無可取。

先王之爲治也。其大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紀綱法度。因之而立。後王師古。師其意。不必師其迹也。孔明讀書略觀大意。此之謂經濟大儒。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太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尙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驟僭也。故等級不妨於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闕步。禮有等。雖倨傲者不敢凌節。

民情既溢。裁之爲難。裁溢如割。駢拇贅疣。人甚不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震激。此裁溢之道也。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潛滋暴決。此慎溢之道也。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大機也。天下治亂。恆必由之。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爲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爲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敦大中有分曉。所謂寬而有制也。濟
猛濟寬之論。殊失重輕。余素不取。

古之爲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褻。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疎。嗚呼。可想矣。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因之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若以無定之心。恣難事之性。令其求之語難憑。求之意不得。手足無措。而猶責求無已也。此爲上者之大戒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甯錯勿問。恐蹈耳輒之病。大可笑。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卽詢岳牧芻蕘。尙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有國家者。要知真正祥瑞。真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甯。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也。卽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盡吾自修之道而已。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與革者。不過什一。此外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於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沖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顧。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甯。政清訟息。

人情只是箇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夫妻父子兄弟皆寇讎。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大學一部。好惡凡三見。誠意章好惡虛其不足。齊家章好惡虛其有餘。平天下章好惡又虛其不足。前一好惡。虛實二字盡之。後兩好惡。公私二字盡之。齊家章之有餘。私也。平天下章之不足。亦私也。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己者。惡不便己者。居官之政。無論殃民。卽教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政一行而未有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爲。惡之可恥。默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繫。是故袞冕非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於身。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爲亂。

人情之所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返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志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豪髮不以假借。此慎漸之道也。

驕憤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頑。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媿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詬恣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讎。兩相苦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隄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祖庸調。法之至善者也。兵火之後。版圖墮地。楊炎改而爲兩稅。歷代因之。然則兩稅之中。已有庸調矣。後世又有丁焉。非重出之賦乎。使庸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是銀力二差又并入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兩稅一條鞭。豈非救時良法。而其弊生於千百年之後。因沒從前庸調之名。銀差力差之名故也。黃黎洲先生云。

治人治法不可相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說者猶曰。有治人。

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廢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留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

水一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敝。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驕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驕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矣。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知所極。古人慎擇人而久任。慎立政而久行。故百官法守一。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日漸月漬。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習上之政教號令。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興作者歲歲有持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定靜。何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費。或曰。法久而弊奈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耳。救偏

補弊而善醫者去其疾不易五臟。攻本臟不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翦餘完泝其垢不改故製。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爲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疎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盜賊所迫。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是以詔令廢格。政事頽靡。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墨之費耳。卽殺其尤者。一二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爲激切。嗟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弊。必是人也。故物垢則泝。甚則改。爲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法多則逆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羣。則不可覓。入三人之羣。則不可藏矣。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宋儒云。宗法明而家道正。豈惟家道。將天下之治亂。恆必由之。宇宙內無有一物不相貫屬。不相統攝者。人以一身統四肢。一肢統五指。木以根統幹。以幹統枝。以枝統葉。百穀以莖統穗。以穗統稈。以稈統粒。蓋同根一脈。聯屬成體。此操一舉萬之術。而治天下之要道也。天子統六卿。六卿統九牧。九牧統郡邑。郡邑

統鄉正。鄉正統宗子。事則以次責成。恩則以次流布。教則以次傳宣。法則以次繩督。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而政易行。自宗法廢。而人各爲身家。各爲政。彼此如飄絮飛沙。不相維繫。是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下散而無脈絡。相貫。姦盜易生。而難知。教化易格。而難達。故宗法立。而百善興。宗法廢。而萬事弛。或曰。宗子而賤而弱。而幼而不肖。何以統宗。曰。古之宗法也。如封建。世世以適長。適長不得人。則一宗受其敝。且豪強得以豚鼠視宗子。而魚肉孤弱。其誰制之。蓋有宗子。又當立家長。宗子以世世長子孫爲之。家長以闔族之有德望。而衆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爲之。皆重其權。而互掇其失。此二者。宗人一委聽焉。則有司有所責成。而紀法易於修舉矣。

世鮮不行。宗子賤者居多。而行輩必小。誰肯服之。今立宗子以存顧羊之意。而又立家長以垂宗子之不逮。庶乎得古人之遺意者也。一縣之中。族至百人者。立宗子家長二人。典教化。稽匪類。實心奉行。於治道大有裨益。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平糶。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事有知其常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掇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驥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

制其毒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己之職。而公法市爲私恩。此事之最不平者也。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在上者當慎無名之賞。衆皆藉口以希恩。歲遂相沿爲故事。故君子惡苟恩。苟恩之人。願一時市小惠。徇無厭之情。而用財之賊也。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皋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甯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輒取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爲此。故甯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尙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讎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嘗災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弼教。苟寬能弼教。更是盛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若只恃雷霆之威。霜雪之法。民知畏而不知媿。待無可畏時。依舊爲惡。何能成化。故畏之不如媿之。忿之不如訓之。遠之不如感之。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讎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馭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幸也。敗與潰者十九。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經數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皆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皆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勝者敗。恥敗者勝。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學問。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尤鄙。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真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原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禮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是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皆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多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卻作第二著看。今有僕隸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眇然小也。

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真率爽快者爲賢。回旋轉折者爲不肖。故賢者如白日青天。一見卽知其心事。不肖者如深谷晦夜。窮年莫測其淺深。賢者如疾矢急弦。更無一些回護。枉者如曲鉤盤繩。不知多少機關。故虞廷曰。黜陟幽明。孔子曰。舉直錯枉。觀人者之用明。舍是無所取矣。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鏘。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遂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略不介懷。其次貪功啓釁。怙寵張威。愎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人望。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麼人。曰衆人。既衆人。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

既不欲爲小人。卽當勉爲君子。
• 卽又不能。志不立故也。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業人證父攘羊。陳仲子惡兄受鵝。周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也。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

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爲卻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臙乎。果臙也。真加於好名一等矣。果臙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有憂世之實心。泣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屣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卽品格有清濁。於宇宙無補也。

夫物愚者真。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卽鳥之返哺。雉之耿介。鵲鳩均平專一。雖鳩和而不流。雁之貞靜。自守。鷦虞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真。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古來大忠大孝。必牛有所味而成。道理一面看得真。利害一面看得暗。故也。若使十分透徹。不能成忠孝之事矣。故季文子三思後行。夫子不取。而稱甯武子其愚不可及。

應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調卑識。虛文濫套。認之極真。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吾黨戒之。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天欲大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惟恐其惡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於亡。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囑託。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甯困頓沒齒可也。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尙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元語爲得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爲高人。以銜杯於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尙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鑿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物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譬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一箇念頭。

直道孔孟變舞地位。亦別不求耳。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困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道無限量。心無限量。故天地猶有憾。而堯舜病博施。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氣。是爲勇字所降伏。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起。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身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

士人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

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著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胸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物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覓物也。嘗謂鏡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爲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著。